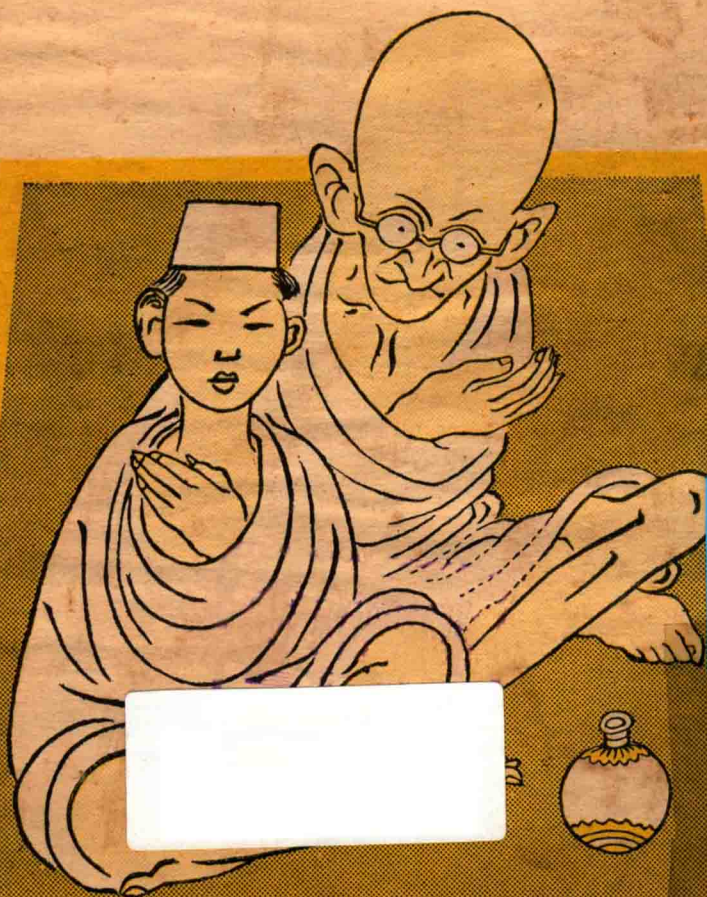


在甘地先生左右

曾聖提著



在甘地先生左右

前言

這本小冊子，是專爲紀念印度的大靈魂甘地先生的第六次大絕食——本年二月十日至三月二日——而寫的。匆匆十日的時間，手頭又沒有參考資料，只憑記憶所及，信手寫出，所以與其說是實錄，毋甯說是抒情的。

我於一九二五年起，在甘地先生手創的聖巴馬提阿須藍中隨侍他老人家，消磨過一些日子。一九三二年，他在浦那城的野拉夫達監獄（Yeravda Jail）中爲了教爭問題，宣布絕食到死的時候，我又跑去看他。這小冊子就是敘述兩次遊印，和他接觸所尙未完全忘記的零星印象。

他老人家這次絕食的地點雖在浦那城，但不是野拉夫達監獄，而在亞伽可汗的大廈

(Agri Khan's Palace) 中。他這次絕食的經歷，相當危險，因為他已經是七十四歲的古稀老人了。據報上所傳：

「第一週中，略感惡心，睡眠不安，大致情形尚稱良好。第二週漸趨惡化，脈搏微弱，體力消沉，終日感覺不適，反胃激烈，幾至昏迷，生命危在旦夕。」到了第三週最後數日，才見好轉：「第三週初期，一般情形仍屬惡化，其後稍有進步，週末精神煥發，接見大批賓客，對賓客均曾發言。」

這稀有的高年哲人，竟告平安渡過三個星期的苦行，於三月三日的上午四時飲檸檬汁進食——完成人類的大奇蹟了。

在這次的大絕食期中，全世界有正義感的人，都爲他擔憂。美國有許多人爲了同情而陪他絕食。美國的國務卿特爲這件事去訪晤英國駐美大使哈里法克斯。英國國會的工黨議員爲他發表宣言。印度國內三萬萬五千萬民衆，發狂一般奔走呼籲。各種宗教的教堂，不論回教或耶教，拜火教或佛教，均虔誠祈禱，爲他求壽。各種商業的和政治的團體；各種人物，學生，平民，集會通電，發表宣言，要求無條件把他釋放，印度總督

的行政會議 (Executive Council) 11個印籍委員也因此事提出辭職……

有一個美國記者，這次由加爾各答趕到浦那去採訪新聞，他說：

「我由孟加里至新德里，在無數農村中，看見窮苦的印度農民，家家懸掛甘地的肖像，週圍繞以香花，像前燈燭輝煌，一若甘地已成為神明者。當提起甘地名字時，他們必肅然起敬……」

「城中的老百姓們，日夜廝集在報館門口，希望每一點鐘，每一分鐘，甚至每一秒鐘都有關於甘地健康報告的號外發出，但此種崇敬，並不限於印度平民；如學生、政治家、哲學家、學者，各界各業，都注視着亞伽可汗宮涼台上放出的消息。

「今天來訪的人，包括一從塵世退隱已久的波羅門高僧沙彌阿難陀 (Swami Anad) ……五十名穿白布衣，戴甘地小帽的學生，冀圖擁進亞伽可汗宮……」

「今天有五十餘封他的友人，他的信徒寫來的信，但他未必能夠過目……他此刻的情況，正似烈日下的一窪淺水，一分一秒的乾將起來。他有氣沒力地躺在床上，不大說話，對於訪者，只用點頭或搖頭來示意……」最後他慨嘆道：「在現世間，人尚活着，

便被家家戶戶，焚香膜拜，尊爲神明者，恐怕只有馬額馬甘地一人而已……」

絕食本來是一種宗教儀式，是世外人修行證果的功課，但出之甘地先生，意義就重大起來。過去五次絕食，都產生圓滿的反響。印度的民族運動，往往因他的一次絕食而得到一個承上啓下的轉捩。這次絕食的後果，我們不願意誇張，但它感召了全人類的良心，它支配整個印度的安危，它使三萬萬五千萬印度老百姓體驗二十一天惶惶的生活，乃是不能掩諱的事。

他這次絕食，決不像邱吉爾首相所說，僅是「圖以絕食而獲無條件之釋放。」亦不能解釋純爲對於不列顛政府的精神抗議，更不是圖以絕食的苦肉計，博得世人之哀矜。他這一次的絕食，至少有下列幾種理由：

（一）他希望不列顛政府在這敵兵壓境的片刻，改革對印的政策。（二）他想促進印度的團結：他希望分散印度團結力量的領袖如同教聯盟的真諾等，及早迷途知返，團結一致，來完成印度獨立自由的大業。（三）他想引起印度老百姓的注意，再一次說明非暴力抵抗者的正確步驟，要跟他所做的一樣。（四）他想完成他的殉國的志願：當大

戰爆發時，他從華特哈（Wardha）走出來，發表聲明道：「他知道時候已到，前年一月十五日，他正式發表尼赫魯爲他逝世之後的承繼人。去年八月八日，當國民會議執行委員會通過他的提案時，他發表演說道：「我們要不惜犧牲生命。」又說，這是他最後一

次的領班活動，可見他早已預備以身殉國。幸而天佑哲人，他還健在着。

現在讓我們掀開他的絕食史：

第一次大戰結束之後，不列顛政府給予印度人民參戰的報酬，就是有名的羅拉脫法令（Rowlatt Bill），根據那個法令，警察有特別權力，可以對民衆作種種限制。甘地先生事前委曲求全。以綿長的時日，和合法的手段，領導民衆，向不列顛政府要求改善待遇；不料後者却變本加厲。他忍無可忍，遂推動破天荒的非暴力抵抗運動。孟買暨其他英屬各省，民衆雲起響應，罷工，罷市，罷職——公務員辭職——抗稅，抗捐；論千論萬的非暴力抵抗工作者入獄，致監獄有人滿之患。

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，非暴力抵抗運動，跟狂飈一樣，掃過整個印度半島。結果發生差里·差拉（Chauri-Chaura）暴動事件。一羣暴動民衆，把幾個警察和四個英國人

驅入屋裏，放火燒死了。甘地先生站在非暴力者的立場，他沒有跟英國臣民一樣，鑄劍募捐，以酬在亞馬里查行兇的不列顛軍隊之勞，反之，他認為印度民衆還未真正了解非暴力抵抗的真理。他馬上宣布把非暴力抵抗運動取銷，同時為輕舉妄動的暴民懺悔，開始一個星期的絕食，這是第一次。

一九二五年，印度的民族運動者正苦心焦慮地去教育民衆和使他們團結，但他們碰到了一個莫大的阻力，印度教和回教間突然再生裂痕。回教的莫卜拉斯派（Moplas）實行對印度教徒大屠殺，造成了哥轄（Kochi）城的流血慘劇。甘地先生曾費十年精力，團結印回兩教，不料前功盡棄。他痛心疾首，宣布三星期的大絕食，後來印回兩教的領袖，被他的聖潔精神所感動，跑到他的床前，舉行會議，結果簽訂了一個協定，糾紛解決，他的絕食終止，這是第二次。

一九三二年，不列顛政府根據其新憲法，宣布教團分選制（Communal Award）。照那個制度，印回教民只能各選各的人。而在各省議會中，回教徒的議席又是特別劃定的。這種制度從外表看去，似乎為保護少數民族，不料影響所及却使兩教各行其是。在

這制度推行中間，印回兩教果然又發生重大爭執。同時印度教內部四千萬的賤民，也爲爭議席而與民族運動者發生嚴重誤會。甘地先生致力賤民解放，十餘年如一日，現在遭遇這樣的打擊，如何不使他心痛，所以他就宣布絕食到死。那時他正領導第二次非暴力抵抗運動，被捕在浦那城野里夫達監獄中。他就在監獄的廣場上絕食。但教爭又爲他的真誠所感召，協定宣告成立，結果他只餓了六天——這是第三次。

同年，他爲淨化（Purify）自己，絕食三個星期，是第四次。一九三三年，他又在獄中絕食，是第五次。

甘地先生的絕食，每一次都與政治分不開，所以一般看法，以爲絕食是他的政治武器，其實不大正確。他的絕食，含有崇高的人類正氣，蘊藏着萬劫不變的真理，正不僅限於一種政治上的精神抗議。

當這次的非暴力抵抗運動進行的幾個月間——去年八月九日起至眼前——印度外患內憂，危如壘卵。日寇攻佔了南洋羣島和緬甸之後，陸上陳兵於東北門戶，海上控制了孟加拉灣。印度馬上變成戰場。印度人民時時刻刻有權鋒鏑的危險。而非暴力抵抗的運

動，又如野火一般燃燒了整個印度。甘地先生，身在縲絏之中，既沒有了自由，自然沒有辦法挽救這空前的浩劫，所以他只得絕食，依筆者看來，這第六次絕食，恐怕還不是最後的一次。

這本小書，正如前面所說，幾乎純係抒情的，目的在希望讀者由另外一個角度去看馬額馬甘地，並了解他；同時也作為我在他身邊那一段生活的紀念。

一 浦那監獄

大約晚上十點鐘左右，新德里開來的夜車，在荷咸達密城的總站停下：一個膚色蒼白的青年，手裏挽着一個孔雀顏色的緬甸手袋，頭上戴着一頂甘地式的小白帽，足登一對棗紅色的鼻子上翹回來一條小辮子的北印風味的皮鞋。渾身在一幅白色的加達（註一）裏：上身是一件長及膝蓋的襯衣，下面是一條剛可遮到足脊的陀地（註二），外面披着一件暗綠色的晴雨兩用的反領大褂子。從外表看去，他跟一般印度國民大會派（Congress）的工作者沒有兩樣，但是他的臉型告訴人他是由震旦來的。

這個遠道的客人就是我。

下了車，借站上的燈光，重拾起我六年契闊的記憶。這荷咸達密城還是那個老樣子，週圍不過十里，城牆的磚頭，老是要墜不墜的，高低不平的馬路；以及馬糞，檀香，印度牛油和加厘混合的空氣，吸進了鼻子裏，幫助我把往事把握得更加確實。

這是一九二二年以後印度民族運動史上的大事件，報上刊出馬額馬甘地開始絕食

到死的驚人消息。我那時正在遠東一個都市從事新聞工作，聽到這個消息，馬上拍電報給他老人家，說我就到印度來看他。正是一九三二年的暮秋，我到了加爾各答，依照往日的習慣，換上一套印度裝，跑到一個錫蘭人創辦的佛教團體求宿。但那司事人把我打量一下，看見我全副加達，就翻了臉孔說，這裏你住不得，這幾天的情形很不好。我問他爲什麼，他告訴我，連日國民會議派的人被捕很多，甘地先生仍關在浦那的監獄里，不列顛政府早已宣布，不准任何人進監探視。他又檢出一份刊有那個公告的報紙叫我看看。這於我不啻是一盆淋頭的冷水！我不遠千萬里而來，目的無非爲跟他老人家見一見面，現在既已踏上印度的國土，難道空手回去不成。我籌思了數日，沒有尋到一點較好的辦法，結果打了一個電報到浦那獄中去，把我的來意告訴他老人家，以爲就是見他不到，讓他知道我已由老遠的東方到了加爾各答，也可以了結這個心願。沒想到電報去了兩天，就接到他署名的覆電，叫我逕到浦那去見他。我這一喜真是難以言喻。當晚一僱車上了北行上新德里的夜車，到了新德里，尋個熟人問明了印度的近情之後，又轉車上荷咸達密城來。本來由新德里可以乘孟買的直達車，由孟買轉車赴浦那城，不過一夜

光景，但這荷威達密城剛好在新德里到孟買的中途。城南有一條河，叫做聖巴馬提河（R. Sabarmati），沿河走了四英里，在憑河的叢樹裏藏着一個小村子，叫做聖巴馬提阿須藍（Ashram）。一向是甘地先生養晦的所在。這個地方，本來是一個灌木巨樹雜生的叢林，二十年前，甘地先生發動抗英的不合作運動的時候，帶同他的門徒們，擇定這個地方，斬荆闢萊，蓋了幾間茅屋，聊爲暫時寄跡之所。到了後來，不合作運動風起雲湧，這個小小的所在，居然變做羣英薈集，運籌決策的大本營。六年以前的我，亦曾在那裏住過，就是甘地先生，最近被捕地點雖在孟買，但他原來是住在阿須藍的。這阿須藍的景象，歷歷如繪的浮現在我的腦際，使我沒有辦法不在這中途站下車。

但是在車上，又聽見人說，阿須藍已被英國軍隊佔領了，大學部老早就駐了軍。我爲逃避印度政治密探的注意，下了車，先到一家僻靜的牛乳館坐下，躲了好一會，才叫一乘破舊的馬車，把我載到城西的浮橋上去；過了橋，就叫車夫停下，因爲我恐怕他會把我到阿須藍的消息走漏出來。

這晚真是大好月亮，我背着手假裝看月，等到馬車走了，我才大踏步望村子走進，

約莫一英里遠近，望見大學部的白色建築物，浸在銀色的月光裏，好像浸在牛乳中。周圍寂靜，沒有一點燈亮。我蹣手蹣足，小心翼翼的在它門前的馬路通過，幸虧沒有被放哨者發覺。

我無意玩賞月亮，但月亮偏那樣撩人，沒有葉的巨樹的疏影，好像淡墨潑成的圖畫似的，洒在地上，濃的是幹，淡的是枝。那些盤枝交節，龍飛蛇伏的樣子，使我憶起十年前的情景：有一個夜裏，我陪着甘地先生的祕書德賽先生（註）（Mahadai Desai），送一個朋友在車站上回來，踏着樹枝的影子；一壁兒在大談中國和印度不同的風俗；我的足步剛向一道黑影踏去，德賽先生忽然喝一聲住，把我拉了回來。原來那個影子是一條橫在馬路上乘涼的蛇。我此後在月下走路便十分小心在意，因為在皓魄之下，那些縱橫雜錯的樹影，是和蛇分辨不清的。

到了阿須藍的正門，門虛掩着，我側身而進，通過一條村道。從前我在那裏的時候，道旁還沒有樹，是臨走才種的，不料現在它的常綠的樹蔭，已能夠把月亮遮蔽了。我走近我經手種的兩三株，盤桓了好些時候。

看更的來了，他拖着一把拐子，我在樹蔭下，看得清楚，躲着，不做聲；等他過去了，才走出村道，緩緩走向我從前住過的小房子。這房子恰好在聖巴馬提河的岸上，一共兩間，每間不夠一丈見方，但前面却有着一個與兩間房子面積相等的涼台。往日我住在左房，一位有點紅鬚子的查打拉爾先生住在右房。他是阿須藍的祕書，未加入阿須藍之前，他曾參加過暴動，做過炸彈，而且他的炸彈曾經爆發過。這時這兩間房全緊閉着，我試按一按左房的門鈕，那門拴得很結實；知道裏面有人，只得把手袋裏面一張可以當毯子用，也可以當蓆子用的草綠被單拿出來，鋪在涼台上，納頭睡覺。正當朦朧的時候，左房的房門呀的一聲開了，一個大漢子出來解手，我睡在他的門首，他好像沒有看見似的，解完了手就把門關上。我起初是裝睡，後來見他不出聲，便忍不住發言道：

「那一位在我的房子裏頭打睡？」

「這房子的主人。」房子裏面的人似乎一點也不在意，是衝口而出的回答。

「你猜猜我是誰？」我向裏面反詰。

「剛從牢裏出來的朋友罷。」房中人不經意的回答。

「說不定是從老遠的國度來的。」我說。

「怪不得您有點外國的口音。」

「我同時又是這個村子的老街坊。」

「一向就未見過您。」

「而且是這房子的老佃戶呵，剛才已告訴過你了。」我說。

「我在這個房子住滿五個年頭了。您叫什麼名姓？」他問。

「假使住滿六年，你就認識我了。晚安罷，明天見。」

「哦，晚安，明天見。」

我口雖跟他道晚安，却老是不能入睡，巴不得一眨眼就天明，可以跟這契別六年的阿須藍見面；不曉得算了多少數目字，才朦朧入睡。

可是天還沒有亮，那個大漢子就把我喚醒了。我揉着疲乏的眼皮，他把我帶到阿須藍的公廚去，到了炊煮室，他給我一把刀子，叫我坐下，說：「兄弟，請你削削這馬鈴

薯皮。」這時大家在燈光下相見，他端詳了我一回，忽然喊道。「哎呀，你是尼泊爾還是日本人？」

「對不起，我是中國人，我叫 Shanti，天明了我們見村長去。擔保村長認得我。」我一壁削馬鈴薯，一壁回答他。

「您就是 Shanti 嗎？我老就聽見查打拉爾兄弟說起您。好兄弟，讓我歡迎你！」他站起身來，和我擁抱，把我抱離地面，繞着屋子走。沒有一炊飯之久，整個食堂的人都知道，他們爭着來擁抱。那些兄弟姊妹們，我認識的不過一小半，其餘大半是新從外面來的。但這整個村子的大半居民，還在獄中沒有出來。至於我的緊鄰查打拉爾先生，不消說也在獄中。

河灘上的祈禱場，展開在曙星的微光之下。村中百幾十條大漢，好像我佛殿前的羅漢一般，嚴肅整齊地，一排一排的盤坐在細沙上；靜穆地深沉地在做他們臥薪嘗膽的早禱。做完早禱之後，村長宣布我回到村中來的消息，大家歡呼喝采起來。

我這天參加了好幾個小規模的集會，有幾個是爲我而開的。我的老鄰居，同學，師

長們，凡是還在村子裏的都到齊。我拜見了甘地夫人，她剛要到馬打拉斯去。

「巴（註四）我回來了。」我好像多年在外的孩子見了慈母一般向她撒嬌。

「你畢竟回來了。」她比當年蒼老了一些，只是還是老樣子——慈祥地微笑。

「巴布茲（註五）說，你終歸會回來的。」

從甘地夫人的口中，知道甘地先生絕食之後，印度政治有相當的好轉，先生感到滿意，已於週前進食。但不列顛政府於先生停止絕食之日起，便宣布不許外人探視；她卻我到浦那會空走一遭。我把先生的電報掏出來給她看，她才答應我去碰碰運氣。

新村長疏他拉貝（註六）拉着我的手，帶我登門去會見各家的舊好，好像家庭的長者當他的小輩回家來時所做的一樣。我整日在整個阿須藍東張西找，好像丟了什麼東西，又好像被什麼東西遺忘了。我是一點一滴的在收集我六年前的記憶。

我好像在做夢。

我試把這阿須藍的大隱士的柴扉打開——它本來就半開着的。園子裏右圃的夾竹桃花一半凋謝了，左圃的淡黃色的印度（註七）曇花，——好像我從前那樣稱呼她，因為她